

从源头上解决陪酒问题

□洪丹

酒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小酒怡情,酒是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但酒一旦与公款消费、公务接待、权力欲望相挂钩,那么酒所带来的意境立马烟消云散,某些时候甚至会演变为一种悲剧。日前,武汉市新洲区水务局副局长金国庆在陪客吃饭过程中,就因饮酒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醉死在酒店。

又是一起“酒”惹的祸。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已由曾经的错愕万分渐渐地习以为常。新洲区纪检监察局党风室副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金国庆饮酒过量身亡一事是否涉及用公款消费以及是哪些公务人员参与饮酒等问题,区纪检部门已启动程序介入调查。

要想官员在8小时之外保持行为检点,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河北

邯郸县就创出新招,把廉政触角伸向所有干部的“8小时之外”,对违规参加营业性娱乐活动、公款吃喝宴请、收受贿赂、利用婚丧嫁娶敛财、生活奢靡等“不检点”行为,予以处理。日前当地就有一局领导因婚外情与妻子离婚而被严惩。除了这些暗地里的不检点,还有公费吃喝、饮酒成风等明摆着的不检点。虽然禁酒令遍地开花,但效果却有目共睹,酒在官场中依旧充当着一种很微妙的角色。只要陪酒陪得上级高兴,什么资金、项目,什么提拔、调动,无不在转瞬之间搞定。因此,也就无怪乎大家前仆后继地“舍命陪喝酒”。饭桌上觥筹交错,饮酒者、陪酒者可能也都有各自的无奈。

要想解决一种业已成风的现象,光靠某个人洁身自好、扬清抑浊是不可能的。各地的禁酒令都有



唐春成 作

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保障,但是运行之间,规章制度往往为人情所累。尽管河南信阳的禁酒令曾经引发“半年节约4300多万元公款”的佳话,但谁也无法预料,如果没有市委书记王铁的强力推行,这样的禁令能真正推行多久。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去找寻答案,似乎有些人已经在努

力。面对禁止公务员喝酒等相关规定的立法空白,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28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呼吁在全国立法推行禁酒令。虽然每每有法律出台或施行,总伴随民众对实施效果的无尽猜想,但如果因此而否认从源头解决问题的可行性,难免有因噎废食之嫌。

凭什么说“穷人做不好教育”

□吴名



唐春成 作

7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穷人做不好教育!”心理学家周正来到深圳中心书城传授“亲子法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语

出惊人。他表示,他的书是写给中国3000万富裕人群看的,穷人“基本不成功”,他建议先看“成功学”,等有了基本生活条件

再看他的书。

周正的书究竟写给谁看,我们管不着,他“穷人做不好教育”的论断,却让人难以苟同。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早当家”也是教育成功的标志之一。那么,穷人的孩子为何能早当家?就在于父母的言传身教。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传递”。富人的物质条件虽然优越,但如果他们不注重自身言行,不给孩子做好表率,也不一定教育好孩子。“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不知道周正作何理解?近来发生在一些富家子弟身上的吸

毒、打架、酗酒、赌博等问题,我们见的还少吗?

周正说,穷人家长“基本不成功”,教育孩子,孩子也不会听。但事实上,孩子听不听父母的话,跟父母是富人还是穷人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父母自己做好表率、努力生活工作,就能教育好孩子,这原本是一个社会常识。

不难看出,周正大概是将心思放在了赚富人的钱上了,因为他很清楚,抓住了富人,就意味着财源滚滚。不过,要赚钱,也不能拿穷人开涮啊。说什么“穷人做不好教育”,周正,你对得起“心理学家”的头衔吗?

欲破“潜规则”须加强监管

□叶晓伟

为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市交通部门规定新区所有的出租车一律都喷上“96520”的投诉电话。对于这项规定司机们都很理解,但喷个同样的号码,收费却相差悬殊,这规定之外附加的一条“潜规则”让很多的哥不解。(见本报7月17日4版《喷个号码,收费七十》)

诚然,在出租车的车身上标注投诉电话是对出租车行业进行监督,但是,管理部门指定喷号厂家并收取较高费用的行为,着实让许多的哥质疑其“潜规则”。

在市场喷绘20元就可以搞定,在市交通部门指定的厂家却花费70元。如果出租车司机不在指定厂家喷绘,车辆年检则不予审验。

“统一喷绘是为了出租车的整体形象,并且价格也比市场价便宜。”我

想市交通部门的解释很难让人信服。我们姑且不论其他,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以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而相关部门也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多元化的空间,强制出租车司机去一个地方喷号,显然不合民意。况且,交通部门在指定的喷号厂收费上也有失公正。经记者调查,在市场上,二三十元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到了指定的地点,就要付多倍的钱,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其“霸王行规”。

如何破除管理部门的“潜规则”?笔者认为,除了广大市民提高维权意识外,更重要的是需要上级部门加强监管、加大监督力度,层层把关,把操作程序公开化、合理化、透明化。只有这样,行业或管理部门的“潜规则”才能有效破除。



陷阱

吉林省案值3500万高招诈骗案13名疑犯获刑。该案受骗学生家长达500多人,被骗数额达3670多万元人民币。吉林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姚革军表示,根据以往审判经验,每逢高考前后,一些不法分子都会打着各种幌子骗取钱财。(7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唐春成 作

不文明标语当休矣

□李崇

为保持楼道内的卫生,小区住户将诅咒性标语写在了墙上,醒目的标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多的住户则表示:此举不妥。(见本报7月20日3版《为禁乱倒垃圾,诅咒标语上墙》)

带有“严禁、禁止”之类的标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此处严禁停车,违者罚款N元”,“此处禁止倒垃圾”等标语均有提醒、警示的作用。但是,仍有不文明现象存在。为“有效地”制止此不文明行为,诅咒性标语便出现了。

诅咒性标语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标语之所以能够存在,笔者认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咒语”要比标语更管用。“咒语”一出,给不文明的人造成心理负担,很少有人愿触霉头,这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诅咒性

标语能根除一些人长久的不文明习惯吗?

从表面上来看,文明的标语不管用,粗暴的标语却实用,但通过这种不文明的标语来制止陋习,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困境、一种现实的悲哀。说到底,书写这种诅咒性话语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以暴制暴”。以粗俗求取文明,虽然解决了一时的小问题,但是传播了很多不文明行为,更可能激化矛盾,甚至激起更恶劣的对抗情绪,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文明。

倡导文明应该用文明的形式,劝导人们爱护环境、保护公物,还是应该以轻松、温馨的语气对大众起到教育提醒作用。像张贴诅咒性、辱骂性的恶毒标语只能适得其反,这反而更凸显了粘贴标语的不文明行为。因此,我们应该对不文明标语永远说“不”。

出事就想捂才是真的杞人忧天

□董碧辉

杞人一向有忧天的传统。古代的杞国人曾经为天是否会塌下来担忧过,不知道所谓的天其实并不在我们的头上,而是覆盖着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周围,没有塌下来之虞。

数千年之后,河南杞县人民继承了祖先的“优良”传统,因为担心放射泄露,开始向外搬迁,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

杞人的担忧源于一个多月前。6月7日,河南省杞县利民辐照厂在利用钴-60对辣椒等农作物进行辐照时,发生卡源事件——钴-60无法恢复至原来的安全储存位置。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部立即组织专家组赶赴现场,监测环境并制订处置方案。专家组经过监测后

认为,放射源处于安全状态,没有发生放射源泄漏,没有造成环境污染,没有对任何人造成辐射伤害。于是,也就没有对外公布。

原本也是不需要公布的,但是却有人私下里将这件事情发布到了网络上。7月17日上午,“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开始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杞县相关部门显然忘记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事实上,最早在7月10日,网上已经有了杞县发生钴泄漏的相关帖子,7月15日,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就曾播出《杞县钴

-60泄漏事件调查》节目,在节目中对这一事件进行质疑,为何没有政府的声音来解释一下外面纷传谣言?

即使在这个时候,杞县相关领导仍然坚守三不政策:不通报情况,不接受采访,不允许报道。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坚持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成了谣言推波助澜的帮凶。

正如有网友发帖所说的,“老百姓是不懂,但是,谁也不能笑话老百姓!还没有发生恐慌性溃逃的时候,官员专家们都去哪里了啊?连家都不要了也要逃命的时候,有一个明白人来说一句话吗?”

因为没有来自政府的正面回应,所以谣言成了

主流声音。人们最容易对未知的东西产生恐惧,而在恐惧中最安全的选择就是随大流,所以你坐拖拉机,我开三轮车,汇成一股浩浩荡荡离开杞县的人流。

有句话说得好,谣言止于智者,其实不妨一改,谣言止于“知”者。把真相捂着盖着,没有与民沟通的观念与意识,群众就会被谣言拐跑,不是人家傻,只是回避未知的恐惧是人的本能。

本来只是动动嘴皮子的一件小事,最后却差点演变成一场大逃亡,从杞县这一事件中,各级政府部门应有所鉴,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与公众沟通是种技巧,但首先它应成为一种意识。